

母亲的南瓜情结

□ 程建军

记忆中,每到清明谷雨前后,母亲总会早早起来,总会把手伸进那口油漆剥落的陪嫁扣箱,总会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神奇的小红布袋,总会掏出一把去年秋天亲自优选的南瓜籽,总会兴致勃勃地跑到不远处的菜园里,总会高高兴兴地扛着锄头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

灿烂阳光下,整地,挖坑,施肥,点种,覆种,除草,杀虫,浇水……母亲每一个劳作的步骤都是那么一丝不苟。

在这快乐甜美的时刻里,所有的生命都心悦诚服地向母亲请安问好,有关土地和成长的一切细节都被母亲打理得那么自在坦荡。

母亲直起身,母亲弓着腰,母亲俯下身,母亲跪下来……风雨晨昏,日月轮转,母亲把她的每一滴汗水和眼泪,连同全部的爱意,都默默浇灌在这块植满希望的南瓜地里。

春阳温暖,春风和煦,春雨霏霏,春苗舒展——看看吧,看看吧,母亲心心念念的南瓜苗苗终于露头了,她们滴溜溜转着两只绿油油的大眼睛,好想代替母亲把眼前的大千世界看个够。

慢慢的,小苗苗在阳光下昂着头使劲攫取着天地精华,欣欣然张开绿色的小手啦;慢慢的小叶子在黎明时分忽然就有了荫蔽天下的梦想,欣欣然撑开绿色的小旗帜啦;慢慢的小藤须顺着大地母亲的深情的呼唤,欣欣然搭起绿色的小房子啦!

隔不了几天,野花醇香,瓜香清新,瓜地里便充盈着满目的绿意,洁净的气息总是让人心醉不已。此刻,母亲瘦弱的身影总是活跃在她日夜牵挂的瓜地里。

端午时分,南瓜花高举着金色杯盏,终于醉倒在夏天火热的旋律里;南瓜蔓点燃了满原绿色火焰,终于把匍匐一地的希望聚拢在了一起;南瓜叶展示着绿叶成荫的魅力,终于把招人喜爱的南瓜王子收揽在自己石榴裙下……

是呀,在每一场清风里,在每一场细雨里,母亲都会风雨无阻地守候在南瓜地里,饱含深情地抚摸着那些细皮嫩肉的南瓜,一如母亲当年精心呵护着自己的儿女。

迷人的秋天一到,母亲就会在白露萦绕的清晨敏锐地捕捉秋天的信息,就会在庄稼地里仔细编织丰收的美梦,就会在坡梁沟壑上健步如飞——每一颗滚圆的南瓜都寄托着母亲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一颗黄亮的南瓜都燃烧着母亲丰衣足食的渴望。

站在金黄的田地里,母亲迈着骄傲的步伐,自豪地检阅她的植物部队,一再呼喊着园子里每一颗南瓜的乳名:“大虎,二豹,三抛头,四狗,五驴……”成群的南瓜儿女翻滚着肥硕的身躯,围绕在母亲膝下,脆生生地回应着“娘,儿在呢!”“娘,儿在呢!”“娘,儿在呢!”……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大雪封门的季节,在寒风肆虐的天气,我们吃着母亲煮的糯米煮山药南瓜饭,看着房前屋后堆积如山的南瓜,每个人的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飞扬着知足自得的云彩。

在母亲眼里,南瓜浑身是宝。

在过去,每到青黄不接的夏天,母亲



总会给我们兄弟熬制一大锅南瓜苗汤。瓜苗汤味道馥郁,清爽可口,尤其是再伴上青涩的南瓜藤,居然能吃出糖精般的甜味,真的是让我们兄弟心念不已啊。

是啊,在故乡火热的夏天,唯有在绿水河中洗瓜瓜(在小河水里洗澡)和母亲亲手熬制的瓜苗汤不可辜负!如今忆起,南瓜苗汤汤仍是如此汤鲜味美,口舌生香,妙哉妙哉!

其实,母亲做的豆腐拌南瓜花汤,鸡蛋炒南瓜花柄,更是一绝。你可能并不知道,一把把平平常常的南瓜花在母亲长满老茧的手中,变化出了多少神奇不已的美食!在过去缺油少盐的日子里,这汤与菜的精美组合,就是给个皇帝做也不愿意换啊!

蒸南瓜也是母亲手艺中的一绝。首先,她要精选几颗虎头虎脑的甜面南瓜,然后洗得干干净净,切成大小不一的块块,最后放到蒸笼上用文火慢慢蒸煮。曾记得,一开笼,一股热气腾空而起,屋子里就满溢着南瓜的香气——软软的,甜甜的,水水的,我因为吃得过快,噎住好多回险些被呛坏。母亲含着笑,总会拍着我的脊背说:“不要抢,多着了,够吃,多着了,够吃!”说完,她把锅头上的花包布猛地一揭,又神奇地变出一大海碗热气腾腾的南瓜!

母亲熬得糯米煮山药南瓜稀饭也是真美啊!慢火细熬的三合南瓜粥,能把米油的精髓发挥到极致。喝一口甜在心头,喝上三两碗浑身暖洋洋,那简直是飘到天花板上的幸福了。

南瓜饼,南瓜丸子,炒南瓜子……这些也都是母亲拿手的美食。有一年除夕,我们甚至还喝到了母亲用南瓜亲手酿制的米酒和饮料,这真是人间难得的口福啊!

记得有一年,地里的南瓜大丰收。于是,我们家早上下瓜,中午南瓜,晚上南瓜——上顿南瓜,下顿南瓜,顿顿南瓜,天天南瓜,简直吃得是顺口顺心,不亦乐乎。

“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我们全家的鼻子黄了,前额黄了,手掌黄了,眼睛黄了……哎呀呀,我们全家都被“南瓜宴”演变成了“黄人”了!

啊呀呀,村里老人捂着鼻子说,不好了不好了,你们全家都得了黄疸肝炎了!母亲吓得立即带着我们去了卫生院检查。医生说这种症状不是很重要,是胡萝卜素黄皮症,劝告我们以后吃南瓜不要过量,身上的皮肤就会慢慢转为正常。

记得还有一天中午,母亲给我们蒸了那年积攒的最后一颗南瓜,我们兄弟抢的吃得那是一个美!但“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放下饭碗,肚子里就翻江倒海拧扭成一团,疼得躺在地下滚来滚去,母亲吓得又立即带着我们去了卫生院,医生一看情况危急,马上安排我们住院输液抗炎治疗。

后来,医生严肃地对神色紧张的母亲说,注意凡有异味或腐烂的南瓜坚决不要吃,预防南瓜中毒;不要存放嫩的或有破

伤的南瓜;老南瓜要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存放时间不要太长——我们也确实知道,那颗“祖宗”一样的老南瓜实在是放的时间太长了,都有些发霉了,尽管有中毒的危险,但母亲还是舍不得扔,哎,我们一家终究都是太喜欢南瓜了!

尽管我们一家都被南瓜“毒害”过,但母亲还是固执地认为,南瓜是粮食,是菜,更是药。母亲常说,南瓜利尿通便,健胃消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粗粮,用处真的很大。

是的,《本草纲目》也认为,南瓜“平肝和胃,通经络,利血脉滋阴水,治肝风,和血养血,调经理气兼去诸风。”。

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在那个寒风四起的岁月里,母亲始终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带领我们一心一意度过饥荒,奔向拥有更多温暖的幸福彼岸。

如今,母亲已经白发苍苍,但她老人家依然匆匆行走赖以生存的南瓜地里,只要看到藤蔓匍匐,瓜田盈绿,滚瓜溜圆,她心里就奔腾着无限的阳光。

母亲常说,刘全进瓜,刘全进瓜,进的就是南瓜,进的就是一份孝心,南瓜才是咱们农家的宝贝疙瘩!

是啊,土里生,土里长,没后台,没背景,但小小的南瓜籽只要抓着一点点泥土,就是陷身石头缝里,也能一鼓作气扎根生长,然后默不作声开花结果直到惊艳世人。

是啊,南瓜就如咱们乡下的狗娃铁蛋一样,即便跌倒了,即便还是灰头土脸的,但也不畏风雨不顾疼痛,信心百倍地穿过春,穿过夏,穿过秋,终究会走向丰盈丰满的境界,一往无前执意抵达金黄闪光的人生巅峰。

多少年来,无数的南瓜与无数的乡下娘亲一路相伴,相依为命,慢慢融为故乡最精彩动人的篇章,使故乡始终充盈着泥土的味道,永远充满着希望的阳光。

如今,月近中秋,我圪蹴在自家门道上,扯开肚子使劲喝着一碗又一碗的糯米煮山药南瓜稀饭,又好像听见了小时候我娘给我唱过的摇篮曲:

“葫芦芦(岚县土话,南瓜名称谐音黑楼)花上墙来,瞧见婆家迎亲来,驴驮胭脂马驮粉,骆驼驮的洗脸盆,母猪衔的红扎根,山羊搭的花手巾,公鸡鸽的九环针,吹吹打打进了村……”

我爱插花

□ 韩长锦

插花,而今不仅是一种时髦的装饰艺术品,就是在高雅的殿堂里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为倍受人们青睐和礼尚往来的上档次之物。但我的插花却与这些摆设不可同日而语,那不过是插花的最原始最简单最朴素的雏形而已。在这繁荣昌盛百花盛开的新时代里,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种粗陋笨拙的插花习惯呢?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那要回到上个世纪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由于粮食定量低,特别是小青年不够吃,我所在的矿山同宿舍的都是刚刚毕业的大中专学生,有几个就不辞而别。当时我也是这些小青年中的一员,但我已经从来矿山报到那天起,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已经被党支部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了。所以在出现这样人员不稳定的现象时,党支部书记就找我谈话,叫我做做这些人员的工作,将浮动的人心稳定下来,还再三强调,这也是党组织对你的考验。

那时正是万物萌发的春季,我在与同室的人员进行思想交流沟通的同时,见宿舍后边漫山遍野的花花草草,就利用礼拜天与她们一起游山逛景,意在散散她们的闷气。在返回途中,我们一齐动手,采回一些鲜花,到了宿舍就将它们插在几个空罐头瓶子里,浇上水,置于宿舍的窗台上。还别说,有了这几瓶鲜花,宿舍便立刻生机盎然蓬荜生辉,只是在鲜花的映衬下,屋里的尘封状态与乱七八糟的摆放极不协调,于是我们说干就干一起动手清扫整理,经过一番大动干戈和必要的“手术”后,室内顿时焕然一新,生动鲜活起来。从此,这插花就没有断过,只要山上有,就换了一茬又一茬,常换常新。

然而,就是这些信手拈来的东西,却对我们宿舍里一时处于彷徨迷茫状态的小青年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和智慧,鼓舞着他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终于闯过了人生那道难以逾越的坎儿。是美丽的自然造化,给补充了人生必须的钙质和营养,增强了精神免疫力,擦亮了眼睛,坚定了意志,使他们在困惑中看清了前进的方向,在迷茫中站稳了扎根矿山的脚跟,在困难中磨炼出了不怕苦累以苦累为荣的精神品质。

因此,我与这几个初出茅庐缺乏社会经验与人生历练的年青人,才能在国家遭遇自然灾害时期,顶得住风吹浪打,顶得住忍饥挨饿,顶得住节衣缩食。而且还通过刻苦钻研苦干实干,勇于把所学的理论应用于矿山的生产实践,业绩个个突出,分别荣获了先进工作者、优秀团员、革新能手等称号,还有多人先后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了建设矿山的中坚力量。就是由于这段与插花的渊源和她给我带来的感动,才使得我几十年来一直念念不忘爱不释手,并身体力行的坚持着,每当一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插花便芬芳四溢的盛开在我的案头,盛开在我家的客厅,而且常换常新。

